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严群 著

德教之道
老子思想之分析批評

摘錄首德經之言，次其先後，發其義蘊，析其條

後老子之道，其體用術，及其所施於倫理政治。

(一)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乃
 尺
 上
 坡。
 音
 云
 其
 名，
 字，
 之
 曰
道
 強
 之
 名
 曰

物
非
物
事
謂
物
口
物
謂
可
之
物
非
可
得
而
之

成。其
方
物
也，
唯
其
混
成，
其
形
狀
可
見，
故
曰
辨
寢。

(果)
 摘云
 對待
 (果)
 改
 不
 (果)

言著之
公
殆
公
失
謹
時
差
誤
(*sketch*)
之
謂
也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mmercial Press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严群 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严群文集》序

吴小如

一

先师严群先生(1907—1985),字孟群,号不党(取“君子群而不党”之义),福建侯官人,是严几道先生(复)的侄孙。先生幼时即甚受几道先生钟爱,认为可成大器。七岁即开始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入中学后,因阅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受其影响,遂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的研究。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继入燕大研究院深造,于1934年获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就读,同时教授中文,贴补生活。先生对古希腊文、拉丁文有深厚造诣,并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古文字,即是在美国刻苦学习所结的硕果。当时先生立志要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在美国一面读书,一面译书,先后译出柏拉图著作达全集的三分之二以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竟拒绝在美国教书的聘约,以全部积蓄购买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回到祖国,执教于母校燕大哲学系。^①

^① 关于先生生平小传,请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第355—356页),这里从略。

2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在先师的众多门人中,我是唯一不曾学过哲学的学生。说来有缘,1945年抗战胜利,我重新上大学,考入燕大文学院(一年级不分系),随即受业于先生。先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骤起,燕大被敌占而停办。先生乃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以勉强维持生活。当时亡友高庆琳兄曾到中国大学遍听名教授讲课,向我提到过严群先生。故我一到北京,便访知先生在城内的寓所,登门拜谒。与先生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先生即留我午饭,长谈良久,宛如旧时相识。1946年我又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当插班生,因宿舍太吵无法用功,乃恳求先生,允其借住于先生当时在燕大南门甲八号的寓所,住了两学期。当时同寄住于先生处的,尚有先生的弟子王维贤、穆民瞻等。我与维贤兄虽见过面,却因同住一处近一年之久而订交。在寄住期间,早晚承先生警欬,获益反较在课堂听讲为大。先生虽以治西方古典哲学为主,然承家学,谙国故,于孔、孟、老、庄及诸子之学亦精研有心得,其思想与主张全盘西化者迥异。又喜收藏名家书法手迹,精于鉴赏。且先生对青年人提携不遗余力,视门人如子侄,故师生间共同语言甚多。我在清华就读的一学年中,竟成了先生的一个对哲学外行的“入室”弟子。1947年先生南下,就浙江大学聘,我亦转学入北大,彼此未相见者十余年。60年代初,先生来北京开会,遂侍先生在城内盘桓数日。未几“文革”开始,天各一方,从此未再与先生晤面。而十年浩劫中,使先生最痛心的,除藏书有些损失外,是先生积累多年而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太大,自此身心两瘁,精神饱受摧残。故与先生通信时,先生亟想让我到杭州见面,并几次托人带过口信。1984年春我南下讲学,原拟到杭州拜谒先生,不料病倒在上海,只得铩羽而

归。谁想 1985 年新年刚过,先生竟猝然病逝。人天永隔,抱憾终生,至今思之,犹怅恨无已也。

二

先师逝世已 16 年,几位师弟师妹一直搜求遗著,谋为先生出版文集。2001 年春,接王维贤兄自杭州来信,告以已辑得先生遗文 35 篇,有不少是从未发表过的系统论文;及专著五部。并寄来部分遗稿,嘱我写序。其中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论著为多,尤集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哲人的思想的分析与探讨。其有关我国先秦哲学的论著,则着重于《老子》一书,及《中庸》、《大学》两篇带总结性的儒家哲学的系统研究。我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实在外行得近于无知,不敢妄加评说。但通过对先师原稿的学习,却给了我一个进修的机会。根据我读后粗浅的体会,《文集》中分量较重的还是以论述古希腊哲学的文章为多。自苏格拉底而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先师似对后两人兴趣更大,体会也更深。由于当时国人对西方哲学还比较陌生,先生的文章写法总是偏于以述为作,或者说述中有作,即对他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都带有介绍性质和阐释的内容。而在阐释中进行发挥,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于浅出中蕴涵着深入。更由于先生在论文写作方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逻辑性极强,文章的条理与层次极为清晰明白,使人读了毫无艰涩深奥之感。如先生论《老子》的“道”,全篇条贯分明,眉目疏朗,宛如一幅生理解剖图,把“玄之又玄”的内容写得了如指掌。又如论《中庸》与《大学》的思想内容,不仅纲举目张,而且用图表方式进行系统的分

4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析与诠释,而个人的独到见解即寓于其中。这是先生治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因此,像我这样对哲学所知有限的人,也能循文章的思维脉络而逐步深入腠理,有所领悟。更由于先生学贯中西,在论述某一家哲学思想时,往往用对比方法互相映照,进行研索。如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之比较,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之比较,都能给读者以深层次的启发,从而留下鲜明印象,并提高了对这些哲人的思想内涵的认识。总之,这部《文集》中诸篇论著,都贯穿着这三个方面的特色:一、述中有作,深入浅出;二、文章逻辑性极强,有条理、有系统,引导读者循其思路而步步深入;三、用对比方法看中西哲学思想之异同,从中体现出先师本人的真知灼见。

读后掩卷深思,感到有两点想法,愿借此机会一申鄙见。这两点想法都关涉到以孔子为奠基人的先秦儒家学派。一点想法是当前学术界有个流行术语,叫作“新儒学”,我认为不必要。盖先秦时代承孔子衣钵而有专著传世者,主要是孟、荀两家。《孟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即不全同于孔子,而《荀子》之学与孔子的思想则差距更大。如称“新儒学”,则孟、荀二氏之学已属于“新”的范畴了。至于汉之董仲舒、扬雄,则与孔子更有所不同。尤其是董仲舒所代表的今文学派,其学甚至与先秦儒家学派有枘凿矛盾处,不是新不新的问题了。下而及于程朱理学,有的学者或以“新”称之。其实就其不同的一面而言,连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见解都有所不同,遑论周濂溪和张横渠!至南宋朱熹,其思想之内涵更丰富,其理论之差距更大。如以朱熹为“新”,岂先于朱熹者皆“旧”乎?到了近、现代,由于西风东渐,凡治中国哲学者或多或少皆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可谓“新”矣。然而每一位学者皆有其个人的见解,而且各不相

同,可以说无人不“新”。既自孔子以下,凡属于儒家学派者,其学皆与孔子不尽相同,无不可称为“新”。然则又何必把“新儒学”的桂冠加诸当世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之上呢?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被克隆出来的也未必完全一样),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思想。如以此为“新”而彼为“旧”,岂不多此一举乎?

另一个想法是,有些学者把孔子当成“教主”,把儒家学派认作“儒教”(或称“孔教”),自康有为大张厥论,至当代某些学者仍力主此说。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夫孔子之不同于释迦牟尼、耶稣,《论语》、《孟子》之不同于《新约》、《旧约》、《可兰经》,中国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之不同于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此显而易见者也。就近取譬,即以孟群师之遗著而言,其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不同于西方之神学;其论《老子》之“道”,亦完全不同于中国之道教;其论《中庸》、《大学》之思想与夫朱熹之学说,更是只见其哲学思想而一无阐发宗教教义之痕迹。何况后世之治儒家之学者(包括《五经》、《四书》),清代汉学家无论矣;即以近、现代学者而论,自梁启超、胡适以下,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无不以治儒家之学著称于当世。细绎诸家之说,归根结柢,皆是论述儒学思想而非宣传所谓孔门之“教义”。以教主视孔子,和以宗教教义视儒家思想,皆小孔子与儒学者也。执此以读先师之文集,或可见鄙说之非妄谬。

公元 2001 年 9 月,受业吴小如谨序。时客北京西郊中关园寓庐。

目 录

第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

第一章 生平	(3)
第二章 著述	(14)
第三章 学说背景、渊源、性质、方法和分类	(26)
第四章 学说导言	(35)
第五章 名学	(50)
第六章 形上学	(102)

第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

张君勱原序	(217)
张东荪原序	(220)
例言	(222)
第一章 绪论——伦理学之区域与性质	(224)
第一章纲要	(226)
第二章 人生之最高目的	(227)
第一节 幸福——至善——之根本观念	(227)
第二节 幸福之性质	(234)
第二章纲要	(240)

2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第三章 道德与中庸	(242)
第一节 道德	(242)
第二节 中庸	(253)
第三章纲要	(260)
第四章 理智	(262)
第一节 导言	(262)
第二节 根本之理智	(265)
第三节 旁辅之理智	(276)
第四章纲要	(283)
第五章 自被动行为与德志	(287)
第一节 自被动行为	(287)
第二节 德志	(290)
第三节 德志与自被动行为之关系	(298)
第五章纲要	(300)
第六章 论诸德	(302)
第一节 勇敢	(302)
第二节 节制	(305)
第三节 乐施	(307)
第四节 慷慨	(310)
第五节 豪侠	(312)
第六节 温厚	(315)
第七节 真率	(316)
第八节 诚实	(317)
第九节 机敏	(318)

第六章纲要	(320)
第七章 公道	(323)
第一节 公道之意义	(323)
第二节 公道之种类	(325)
第三节 公道与道德	(330)
第四节 公道与自被动行为	(331)
第五节 公道与中庸	(334)
第六节 公道之人与公道之行	(335)
第七节 公道与酬报	(337)
第八节 公道与正义	(341)
第七章纲要	(345)
第八章 友爱	(349)
第一节 友爱之要义	(350)
第二节 友爱之种类	(363)
第三节 友爱之余义	(379)
第八章纲要	(390)
第九章 快乐	(394)
第一节 一般人之论快乐及亚氏之批评	(394)
第二节 亚氏之论快乐	(405)
第九章纲要	(416)
第十章 结论	(418)
严群年表	(420)
《严群文集》后序	王维贤(427)

第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

第一章 生平

想替亚里士多德编个详细的年谱，简直不可为我们所能得到关于他生平的记载，非但简陋，而且真伪参半。我们只好把他的生平约略分作若干时期，写下在某时期内——某年至某年间——有几件可记的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一、幼年时期(公元前 384—前 367 年)

公元前 384 年，亚里士多德生于希腊雅典城以北约两百英里的卡屑西蒂(Chalcide)半岛东北部之斯达盖拉(Stagira)城。这个地方当时隶属于马其顿帝国的版图。他的父亲名叫匿康马楚斯(Nichomachus)；母亲名叫费士替斯(Phaestis)，是卡屑斯(Chalcis)地方娶的。他的家庭世代业医，父亲做马其顿帝国开国太祖安命达斯(Amyntas)朝中的太医。他似乎是在马其顿都城——排拉(Pella)——长大的。幼年时代所受教育如何，无从查考；不过从他的处境推测，或者从小就受自然科学的洗礼，他的读物大概不外乎德模克利图(Democritus，古希腊最伟大的一位自然科学家，大约生于公元前 470 或前 460 年)和希波克拉蒂(Hippocrates，西洋医药的鼻祖，公元前 460 年生于小亚细亚旁边的一个小岛中)各家的书。他这时期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我们不得知其详，从各家的传说看来，

4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好像是很浪漫而且无定的。他幼年丧父丧母，被托付于普拉曾奴斯(Proxenus)。普氏是亚坦尼亚斯(Atarneus)地方的人，和他的家庭似乎有亲戚关系。这个托孤者似乎待他很好，因为他后来也同样抚育其子(名叫匿康纳尔——Nicanor)，并在遗嘱上以自己的女儿许嫁于他，还分给他不少遗产。

二、求学时期(公元前 367—前 348 年)

公元前 367 年，亚氏 18 岁。这年进了柏拉图的学院(The Academy)。那时柏氏年已六十，他入学时正值柏氏第二次的西拉鸠斯之行。他入学后，居留了 19 年，一直是到柏氏去世才离开的。

亚氏是柏氏学院中最特出的弟子，柏氏极爱惜他，据说尝称之为神童。然而他之所以为神童，正在其颖异处，不会盲目笃守师说。亚氏在柏氏门下，处处表现自己独立的思想。他对柏氏的学说，逐一重新估价，认为有不妥处，立即指出，甚至不客气地当他老师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据说柏氏不大喜欢他这种态度，尝说：“亚里士多德也过，任诺克拉蒂(Xenocrates，同门弟子)也不及；任诺克拉蒂也退，宜进之，亚里士多德也进，宜退之。”有人说他们师弟间的感情因此破裂，这话未必可信。亚氏曾说，“我爱吾师，但尤爱真理”。谈学问是一件事，私人感情又是一件事，此二位万世师表，不至于这两件事分不清！

亚氏天生脑筋敏捷、眼光远大、兴趣广泛，柏氏的讲演未必都能满足他的知识欲。况且他幼年在家庭中就受自然科学的熏陶，这方面的兴趣早已发达，学院的功课未必能拘束他的思想，阻止他向这

方面探讨。虽然如此,学院对他的影响却也不小。他对于形上学、政治学、伦理学……各门的注意,都是柏氏引起的,后来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也大得很。

亚氏未离学院前,已成社会上知名之士。他已经开始著作,现在流传者有一部分似乎是这时期开始写的。他这时期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像他的老师。同时他还开始讲学,材料大概关于修辞与辩论方面,与伊索克拉蒂(Isocrates)针锋相对。他和柏氏同样反对伊索克拉蒂,因为伊氏专讲雄辩,不重真理。然而伊氏尽管犯这毛病,他的文章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体裁上影响很大。就说亚氏当时写的东西,文字上何尝不受他的影响。

他这时期的事绩可以总结如下:(一)这二十年在学院中的确很努力接受柏氏的学术思想,可是另一方面,柏氏所视为次要的自然科学,他也不断研究。(二)同时他还自己聚徒讲学,但不背柏氏的宗旨和精神。

三、出游时期(公元前 348—前 335 年)

公元前 348 年,亚氏 37 岁。这年柏氏逝世。柏氏死后,他立刻离开雅典。他离得这样快,背后有原因:(一)柏氏的外甥斯浦屑普斯(Speusippus)继长学院。关于学术上的意见,亚氏和他很不相合。他把柏氏的学说完全向数学方面发挥,哲学简直成了数学,这点是亚氏最反对的。(二)此时因政治上的种种关系,雅典人反马其顿的空气极浓。亚氏家庭和马其顿的朝廷关系密切,因此自觉危险,不得不赶紧离开。

6 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

他刚要离开雅典时，有个哈尔迷亚斯(Hermias)派人来请他。哈氏是以前学院里的同学，他从奴隶出身，现在成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密锡亚(Mysia)地方两个城——亚炭尼亚斯(Atarneus)和亚索斯(Assos)——的统治者。此人的朝中颇有一班柏拉图学说的信徒，所以特地请亚氏去，同他们一起讲学。他此行与任诺克拉蒂同行，在那里住下三年。这次讲学收了一个弟子，名叫提乌佛拉斯达(Theophrastus)，后来接替亚氏而长他的书院(Lyceum)者就是此人。

公元前345年，亚氏40岁。这年他从亚炭尼亚斯到密剔令尼(Mytilene)去。提乌佛拉斯达是小亚细亚西北岸一个小岛——勒士堡(Lebos)——的人，他劝亚氏到那里去。亚氏同他去，就在那岛的东南岸一块小地方——密剔令尼——住下两年。他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很舒适，据说提氏特地盖一所房子给他住。

他在以上两个地方，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绩很好，尤其在生物学方面。

公元前343年，亚氏42岁。这年马其顿国王腓力(Philip)请他去做太子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师傅。他所以被请的原因有二：(一)他父亲曾做马其顿前王安安达斯朝中的太医，他幼年跟父亲住在排拉(马其顿的都城)，当时腓力为太子，曾见过他，如今对他有怀旧之感。(二)此时腓力与哈尔迷亚斯关系密切，彼此联盟要打波斯，亚氏或许还得哈氏的推荐。为太子的师傅，尤其是为马其顿太子的师傅，是多么荣耀的事，同时亚氏还想利用这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大约同他老师柏拉图的相似)，因此就接受腓力的礼聘，往排拉去了。

当时亚历山大才 13 岁，以前不曾受过良师教导，加以秉性僇野；亚氏此来，对这小学生的薰陶与开导，煞费苦心，这是可想而知的。至于他所用的教材与教法如何，我们不得知其详；大约不外乎诗歌、戏剧、几门当时人人所必习的功课。据说亚氏还专为他写了两部书，《论君主》(On Monarchy)与《论殖民地》(On Colonies)，可惜都不传了。亚氏费了一番苦心，可是对于亚历山大的影响并不算大，自然不能说没有。相传亚历山大起初很爱敬他，尝对人说：“我受身于吾父，受为人之道于吾师亚里士多德”；恐怕这只是一时热情的冲动而已。

不过我们也应当原谅亚历山大，他毕竟是实行家，勉强他做学问家毕竟是不成的。他同亚里士多德气味不相投、趣向不一致，是乃理势之当然，我们不能深怪他；他对老师能存那样敬心，总算难得了。据说亚氏所著两部书（即《论君主》与《论殖民地》），书面题词献给他(dedicated to him)，他为了这个，重建了他父亲所已毁的斯达盖拉城(亚氏的故乡)，以示报答之意。此外他也为了亚氏的面子，保全好几个希腊城市，就是对于雅典，也特别开恩过。平心而论，亚历山大非但是马上英雄，也是明君，虽然不能免于批评，同历史上其他征服者比较，还算高一等。最伟大处是他的统一的能力。他在政治上的统一和亚氏在学术上的统一是两两相对，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是事业界的征服者，一个是学问界的征服者。

公元前 341 年，亚氏 44 岁。这年他的好朋友哈迷亚斯逝世。哈氏所以致死，是由于与腓力联盟打波斯的阴谋泄漏，被波斯人掳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从监狱里送话和亚氏诀别，说：“扪心自问，我毕生不曾做过污玷哲学的事！”亚氏为纪念挚友，为他立碑在带勒弗